

112255 基本常識

哲学基本常識

第三輯

楊獻珍等著



003
354

丁

甘肅人民出版社

T.31.4

哲学基本常識

第三輯

楊猷珍等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蘭州



哲学基本常識

第三輯

楊獻珍等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蘭州市民主西路七號）

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甘肅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甘肅分店發行

開本：787×1092公厘1/32·15/16印張·17,000字

1957年2月第一版

195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7,500

定價：一角一分

統一書號：2096·10

目 錄

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是反映論·····	楊獻珍 (1)
馬克思主義哲學同自然科學的關係怎樣? ·····	
·····	卞敬德、陳子賢 (16)
關於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幾點體會·····	原憲文 (21)

辯証唯物主義 的認識論是反映論

楊 獻 珍

一 思維是存在的反映

哲學中最根本的問題是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就是精神與自然界哪個是第一性的問題，這也就是二者之中哪個決定哪個的問題。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陣營就是從這個問題上來劃分的。幾千年來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所圍繞的中心問題，也就是這個問題。今天我們對胡適派、對胡風小集團的哲學思想進行鬥爭，也正是集中在這個根本問題上。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就是決定甚麼是第一性的問題。但這是這個問題的一個方面。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說：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究竟處於怎樣的一種關係呢？我們的思維能否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否在我們的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構成對現實的正確反映？”

唯物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答复是肯定的，就是說，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維能夠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夠在我

們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構成对现实的正確反映。

总的說來，唯物主义对思維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問題是这样解决的：

存在是第一性的（存在即物質，是离开人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思維是第二性的。

思維是存在的反映（精神是物質的属性，世界上沒有离开物質而独立存在的精神，上帝鬼神之类似乎是这种东西，但世界上沒有这种东西）。

唯心主义者則相反，他們認為：

思維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或如胡風小集团的哲学家們所說，主观精神是第一性的，客观世界是第二性的，主观精神决定客观世界）；

世界是不可能認識的。这就是不可知論。

馬克思曾經說过：“观念不过是物質底反映。”这是唯物主义解决思維与存在的关系問題的古典的公式。这是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反映論的最根本的原理。我們要想正確地認識世界，認識社会，認識历史，总之，認識一切东西，就必须緊緊地掌握住这个原理。

从馬克思到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到毛澤东同志，都是根据这个古典的反映論的公式來闡明認識論的。誰离开了这个公式，誰就要在認識論的問題上犯大錯誤。

列宁在“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中反复地闡釋了反映論的原理：

“承認理論是模寫，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寫——这就

是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的理論，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論……我們的知覺或表象乃是物的映象。”

“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賴于我們而存在的。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意識，不过是外在世界底映象，并且，不言而喻，沒有被反映者，反映就不能存在，可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賴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論自覺地把人类底‘素朴的’信念作为它的認識論底基礎。”

必須記住，只有用反映論來闡釋認識論，才是唯一正確的認識論。有些人用“符号論”來說明認識論，这就一定要犯錯誤。普列哈諾夫的“象形文字論”就是這樣的認識論。這種理論認為，人的感覺與表象，不是現實的物與自然過程的復寫，不是它們的模寫，而是隨便一種甚么樣的記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普列哈諾夫在唯物主义的基本問題即認識論問題上犯了這個錯誤，這與他以後之走上反動道路是有關係的。普列哈諾夫關於認識論問題，違反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恩格斯既沒有說符号，也沒有說象形文字，他說的是物的復寫、映象、模寫、鏡象。

為甚么符号論的認識是錯誤的呢？

因為符号論者認為感覺與感覺所表象的東西之間沒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如果感覺不是物的映象，而只是與物沒有“任何相似”的記号或符号，那末，外間對象的存在就頗成疑問了，因為記号或符号對於假想的對象是完全可能的。

列寧說：“无可爭論地，模寫決不能和原型完全等同、

可是模寫是一回事，符号，約束的記号却是另一回事。模寫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以它所‘模寫’的东西底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約束的記号’、符号、象形文字，是包含着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論因素的概念。”

这个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反映論的原理的創立，打破了人类对于宇宙自然的認識的神秘性，解决了世界的可知的或不可知的问题，也解决了是非的标准，即正確与錯誤的标准问题，理論的正確与錯誤要有一个标准，有了反映論，这就有了标准。

列宁、斯大林就是掌握了反映論这个武器，把俄国革命引向勝利以至建成了社会主义。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說：“……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討现实过程；馬克思認為理論对现实的态則是判定理論正確与否的唯一标准。”

这也正是判定苏共党史上兩条路綫哪条路綫是正確的，哪条路綫是錯誤的标准。

因此，要學習唯物主义，必須掌握反映論的原理。搞通了反映論，就搞通了唯物主义。不懂得反映論，也就不懂什么是唯物主义。所謂認識，就是反映。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就是反映論。

毛澤东同志也如列宁、斯大林一样，緊緊掌握了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反映論的原理，才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中國黨的歷史上的兩条路綫的斗争，誰是誰非，也正其決定于這個問題。

毛澤東同志幾十年來反復教導我們的，就是要我們學會掌握反映論原理，學會一個“主觀與客觀一致”的道理。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是這樣教導我們，在他的許多其他文章中也是這樣教導我們。

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要學會辦事，關鍵在於“把主觀與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來”；在“實踐論”中講，要使思想合乎客觀外界規律性，才能使我們的工計達到預期的結果，如果不合，就要在實踐中失敗；指出“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因此說，“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實踐論”最後講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里所谓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说改造自己的反映能力；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层甚么关系呢？就是要使自己的主观世界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能够做到主觀與客觀相一致。这就是所謂改造思想的問題。有些人拒絕改造思想，那就是要使他們的主觀世界永遠與客觀世界相矛盾，永遠陷於錯誤的認識中。一九四二年党中央部毛澤東同志提出全党整風，整甚么呢？就是整主觀主義。為甚么要整主觀主義？因為主觀主義者的主觀不能正確反映客觀，主觀與客觀不一致。主觀與客觀不一

致，做任何事情，都作不成功，且不必說革命的大事情了。所以，整風就是整这个主觀与客觀的不一致。那末，为甚么还要整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思想意識呢？因为这些思想意識都是自私自利的东西，有这样的思想意識的人，就不能客觀地看問題，就不能正確反映客觀事物，就不能达到主觀一致。这里有一条規律，就是，沒有无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就不能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一条規律是为无数次的實踐所証明了的。

二 認識世界的兩種方法和知識的起源問題

認識世界有兩種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唯心主义的方法。列宁在“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中講：哲学上的兩条基本路綫，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呢？恩格斯是坚持第一条路綫，即唯物主义的路綫的；馬赫是坚持第二条路綫，即唯心主义的路綫的。

唯心主义者認為思維与存在是同一的东西，主觀唯心主义者还認為“物”不过是“观念底集合”或“感觉底复合”，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發，世界上除自己以外，就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人存在。这是最純粹的唯我主义。他們的观念或主觀精神又都是天生的。世界就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观念”中，在我的“意識”中，在我的“主觀精神”中，所以，要認識世界，不假外求，万物皆备于我，返求諸己，“以自己的精神來說明客觀世界”就行了。这就是說，他們認識世界的方法，是从內到外，“从感

覺和思想到物”。胡風等人的認識世界的方法就是這種方法，所謂“自我擴張”，用主觀精神去“擁抱”客觀世界，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用這樣的認識世界的方法來指導他們的生
活，我覺得舒燕先生在“致路翎的公開信”中描寫的非常好。他說：“對於文藝工作者實踐的問題，我們根本把它取消。我們甚至連‘實踐’兩個字都極少提起，只說要‘深入生活’。怎樣深入生活呢？我們又說：哪里都有生活，一切生活都是相通，隨處深入下去都有所得。更進一步，我們又特別強調日常平凡生活，才是‘最實際的生活’；其具體內容，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些極其狹隘的私生活。這樣一來，所謂‘深入生活’者，恰恰成了脫離群眾，逃避實踐，縮在小資產階級的蝸牛壳里，縮得越深越好了。當時我們就自命是‘深入生活’……。”縮在蝸牛壳里，縮得越深越好，他們“深入生活”就是這樣“深入”法的。可是這個蝸牛壳不是平凡的蝸牛壳，住在里边，能夠進行“自我擴張”，能夠充分發揮“主觀作用”，能夠創造出“決定着人類命運”的作品。住在蝸牛壳里边，所看到的世界就只有那麼大，如舒燕先生所描寫的“眼光只在自己鼻子尖上打轉”，可是他們又是“決定着人類命運”的作家，既是作家，就不能沒有作品，那麼，創作的材料从哪里來呢？或者說，創作的源泉是什麼呢？這在唯心主義的作家，根本不成問題，只要有一副天才的頭腦就夠了。世界就在我的頭腦中，萬物皆備于我，創作材料在我的頭腦中應有盡有，豐富得不得了。甚麼是創作的源泉？“主觀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擴張”

“創作態度”等等就是藝術創作的源泉。因此之故，就是住在蝸牛壳里，為甚么不能創造出文學藝術上的奇蹟來呢？

這豈不是明明白白的一條馬赫主義的即主觀唯心主義的“從感覺和思想到物”的認識世界的路綫么？胡風的認識世界的路綫（他并把這條認識世界的路綫教給別人），正是如此。

唯物主義者認為，世界、物質是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那末，客觀世界、物質怎樣反映到人的頭腦中來呢？唯物主義者是按照“從物到感覺和思想”的路綫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列寧說，“物質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引起感覺，這正是唯物主義。”

這里就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認識的起源或知識的來源問題。“實踐論”就是根據唯物主義的認識世界的路綫來處理這個問題的。

許多人搞不清楚人的知識從那里來的。

唯心主義者認為，知識是心里活動的結果，是主觀自生的。所謂“天賦觀念”，即是說，觀念（或知識）是上帝給予的；或自然而然生來就有的。所謂天縱之聖，生而知之，良知（不學而知）等等，就是這個意思。

貝克萊講到我們的感覺的真正的起源時，肯定地說，這個起源一定是神。講到我們的經驗是從哪里來的這個問題時，肯定地說，經驗是由神直接在我們的內心引起來的。

實用主義者詹姆士說，經驗是先天的東西。他說，普遍定理是先天的知識。他否認唯物主義的經驗派把知識看作是

被動的、從外面印上去的講法，而說定理是從內在經驗中偶然提出來的。這是一種所謂內省體驗的唯心主義的經驗論。

詹姆士宣稱：理想體系的起源有兩條路，一條是從官能感覺（即感覺器官）來的，是從前門進來的。一條是從內面經驗上偶然發生的與外面不同的，是從後門進來的。思想自身是從內面出來的，是從後門進來的。從後門進來的或偶然起來的妄想，也許比從前門進來的客人格外重要。

這就是胡適的老祖宗之一詹姆士的實用主義所講的知識起源論。

法國唯心主義者柏格森的哲學，對中國也是有影響的，張東蓀就是柏格森的信徒，譯過他的叫做什麼“創化論”及其他哲學著作。柏格森也講什麼“心中的經驗”，他說，我們所真正知道的只是心中的經驗。他講“實在就是心里的存在”，講什麼“物質起源于心里的存在”。中國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所宗奉、宣傳的就是這些東西。

由於不懂得知識的來源是什麼，所以人們也就找不到一個求知識的正確方法。

中國几千年以來，一直到“五四”以前，許多人都以為知識的來源是書本，特別是孔夫子的書，人們要求知識，就得讀孔夫子的書，叫做“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王陽明讀書，讀到“格物致知”的時候，頗有所悟，發奮去“格”他的庭前的竹子。物雖不全是竹，但竹總是一種物。可是他“格”了好几天，不但沒有“格”出什麼名堂來，反而把自己“格”病了，從此再也不從“格物”去“致知”

了。他放棄了“從物到知”的這一條求知識的唯物主義的路綫，於是便轉而求諸心，從此便“恍然大悟”，原來知識就在自己的心裏面，知識本來是自己心裏早就有的“家當”，叫做“良知”。這種良知，為私慾所蔽，沖不出來，只要去掉這一層障蔽，知識就自然而然出來了。因此，王陽明就找出來了一條“致良知”的求知識的方法。後來又出了一個李卓吾，反對孔夫子，說“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卓越的見解，這個見解後來還大大地影響了五四運動，因而出現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種見解完全對。可是再問一句：究竟以怎樣的是非為是非呢？李卓吾依然回到了王陽明的老路，說“以吾心之是非為是非”。這仍然是以“心”為知識的來源，以“致良知”為求知識的方法。

我們共產黨員中也有許多同志不知道知識是從何處來的，也以為知識是從書本來的，不過不是孔夫子的書，而是講共產主義的書，認為死啃幾本講共產主義的書，便有了共產主義的知識了。教條主義者曾說，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當然就可以治中國了。

當然書是要讀的，可是，如果把讀書當作唯一的求知識的方法，這就不對了。如列寧教導我們的：

“如果說，研究共產主義只限於通曉共產主義著作、書本和小冊子裏的東西，那末我們也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產主義的書呆子或吹牛家，而這是往往會使我們受到損害的。因為這種人雖把共產主義書本上的東西都讀得爛熟，却不善

于將这一切知識融会貫通，也不会按共產主义的真正要求去实际行动。”

“沒有工作，沒有斗争（即沒有实践——作者），那末單从共產主义小冊子和著作中求得的書本上的共產主义知識，可以說是一文錢不值的”。（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那末，到底甚么叫做知識，怎样才能取得真正的知識？

毛澤东同志在“整頓党的作風”中講：“什么是知識？自从有階級的社会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斗争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争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学則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識呢？沒有了。”

这里就說明了知識的來源問題。

“实践論”教導我們，知識来源于实践。唯物主义所說的“实践”，就是指的生產斗争和階級斗争，絕不是如胡風所說的每个人每天吃飯睡覺那类日常平凡生活，以至吵架求爱之类的“斗争”。

人类在生產斗争当中，天天与自然界接触，慢慢地对于自然界的情况有所認識，積累下了許多生產經驗，慢慢地摸着一一些自然發展規律。把这些經驗总结起來，加以系統化，这就成为自然斗争知識。自然科学就是这样來的。

社会有了階級，人类生活在階級社会中，各階級之間有矛盾，就有斗争，特別是被压迫、被剝削階級，在進行階級斗争中，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慢慢地对于社会的情况有所認識，因而積累了一些經驗，并慢慢地摸到了一些社会發展

規律。把這些由階級鬥爭所積累的經驗總結起來，加以系統化，這就成為階級鬥爭知識。社會科學就是這樣來的。

不管甚麼知識，先天的、天生的知識是沒有的。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不干（即列寧說的“沒有工作，沒有鬥爭”），就不能取得感性知識。我們有些同志，作了工作，怕作總結。他們不懂得，總結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把感性知識提高到理性知識。不總結或不會總結，就不能把感性知識提高到理性知識，就只能停留於知識的低級階段，而成為經驗主義。

“實踐論”的最後一段講，“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這就是認識（或知識）的發展規律。

實踐是第一性的，認識是第二性的。認識是實踐的反映。

有工作（實踐），就有經驗（認識），但這初步的經驗，還只能是感性認識，經過總結，把零散的經驗系統化，找出規律，這就提高到理性認識了。

三 客觀世界如何反映于人的頭腦中？

客觀世界是离开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那末，世界的形象怎样反映到人的頭腦中來，使人对于世界有所認識，既使人有了关于世界的知識？“實踐論”中講：“这些問題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實踐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沒有法子解决的。”

世界上自古至今，中國外國，沒有發現过一个这样的人，他一生下來，滿腦袋就被上帝給他裝滿了关于世界的各方面的知識。

有些人对于“天才”也是作了唯心主义的了解，以为“天才”就是天生的才子，从娘肚子里生下來以后，就是天賦聰覺，或者縮在蝸牛壳里，也还是天才，无所不知，无所不曉，无所不能。世界上自古至今，中國外國，也找不出这样的“天才”。西洋有一句格言說得很好：“天才就是勤奮”。天才不过是一种自然才能，一个人有了某种自然才能，再加上不倦的劳动，必定能有某种卓絕的成就，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所以毛澤东同志講：“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参加了当时的階級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實踐，沒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天才”生到世界上來了，在